



唐宮奇案

血玉髀

下
森林鹿
著



唐宮奇案

下
森林鹿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宫奇案. 下 / 森林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4-2845-5

I. ①唐… II. ①森…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2638号

书 名 唐宫奇案. 下

著 者 森林鹿

责任编辑 王 青

特约编辑 袁之豪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45-5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001

第二章

龙马盗金壶

040

第三章

白首宫人归尘尼寺

082

第四章

李元轨殉葬

120

第五章

天家骨肉宿命

179

第六章

宫斗法式

242

第七章

祸胎血玉髀

300

第八章

真凶

357

第一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李元轨抽刀破门而入，正见油灯照映下，明晃晃的刀光如雪，斫中了一个女子，室内鲜血迸溅。

院墙内一株大柳树下，两只细犬汪呜有声地争抢着骨头，杨信之与胡姬粉堆立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融洽。

他们在裴家庄园里做客，粉堆不必再戴帷帽遮蔽身容，简单绾个发髻，也没插戴什么首饰，娇小身子站在杨肉塔身边，一直仰着脸听他说话，雪白面庞上满是钦慕喜悦之情。

李元轨盘膝坐在南阁二层的窗栏边，默默向下注视自己的卫士和侍婢一会儿，叹口气，转眼去凝望院墙外的大道、泛青树林和滔滔渭水。

这座二层楼阁略显破旧，近来缺乏修缮，但整体是按长安城中最时兴的模样建造的。二楼的四面窗板都可以卸下，夏日变成一座通透无碍的避暑凉亭，檐下挂起竹帘遮阳，既防人窥视又便于主人观赏外面风景，焚香小睡好梦悠长。

此时是早春二月，高处风凉，庄园主人裴律师邀着李元轨上了阁子，只卸开南面窗板，二人对坐品茗晒太阳。

对，品茗。

李元轨绷着脸看裴律师在案上一堆盒罐坛碗间摆布忙碌，拿出一块黑乎乎、硬邦邦的玩意说是“茶”，又是敲又是凿，又是掰又是碾，旁边还摆出盐姜酥酪等着往里添。一个小童在地下扇炉子烧水，李元轨倒宁愿汤罐里煮一副烫酒的坛勺。比起遭“水厄”，他更乐意喝点裴家庄园自酿的新谷酒。

他是北人，读过书，也听人说过南人那种奇怪的癖好，把干树叶子煮成苦水家常喝。这裴律师是侍奉父亲流放巴蜀时，“沾染”了当地风俗，回长安也一厢情愿拉吴王下水“尝尝某的手艺”。说起来算是讨好示情吧，李元轨却只想踢翻炉案大吼一声：“快去找我十七妹！在这里耽搁工夫作甚！”

可他只能忍着。昨晚他已经踢过吼过了，毫无用处。

昨天入夜，裴家庄园那姓张的庄头终于被找到正堂。这是个手脚粗大、腰板挺直五十来岁老汉，口音很重，怒气冲冲，对庄主下达的“帮十四郎寻人”指令一口回绝：“……去年冬天旱得很，眼下刚通了地气，又下过雨雪，下地耕田牛也不够，人也不够，寻啥个胡人小娘嘛！你们后生家，天天只知端碗吃饭，高堂睡觉，地里活计一点不懂，光会胡咧咧！这当间耽误种庄稼，秋凉了一齐饿死！”

李元轨和裴律师解释、分辩、威逼、吓唬，反复说明尽快找到“一个被胡人胁持的汉家少女”有多要紧，张老汉丝毫不为所动：“……前日泾河水大，冲坏三限闸西头门，叫俺发五个壮丁过去抗着修，没人，只去了仨。刘十五家那段渠秋天就堵了，他躲懒，上冻以前没通开，到现在水过不来，气得俺跺脚骂，家里婆娘都上渠扛锹去了！白家那保里拉了三十车粪，该肥三十六亩地，拉不出来，今日刚粪完十亩半！都这节气了，不赶着下犁头以前粪完，一冬工夫白瞎！”

“……说啥？呸！可不没人！你们就知道个耕，这里头事大哩！先上了粪，摊匀了，牛拉犁翻，春耕还不能耕深，浅着耕出垄来，后头赶紧使耙耖拖盖。要不盖严实，风一起，下头土全干，撒多少种它也不出苗！”

“……下种以前，哪一亩地不得耕五六遍，盖七八回？！春旱咋个顶？锄头底下三寸水！俺就说你们不懂，谷种也不是随便下，黑地薄地先下糙种，高壤白地还得往

后再推，过了寒食吃榆钱再下好种，再往后种豆、种油麻，种粟子黍子都不一样，全要人盯着干哩！

“……那还光是说种粮，咱庄子离城近，哪一年也开大园子种菜，有粮食十倍出息。园子更费工，一亩园，十亩田！夜个刚发十来个人，上西面园子种葵菜莴苣。过冬的蔓菁苗也起出来了，这一半天不移栽地里，马上冻死！东边园子还得种瓜种白豆小豆哩，俺还发愁上哪地寻人种去？

“……这光景，到处缺劳力，又不独咱家几个庄子！东边那谁个相公家，庄里全空，没人看着，谁知道咋个库里就着了，一把火烧光多少年存蓄，造孽哪！这时节，谁家能挪出人手来，给你寻啥人！”

好说歹说，软硬兼施，办法用尽，张庄头终于答应“等俺盯完了园子去给你打听”，满腹牢骚扬长而去。走之前还警告李元轨主仆“别自个儿胡蒙乱问，这帮胡商灵醒，外人惊动了更不好说”。

所以李元轨只能把两个小奴打发回大安宫去探问大内消息，自己带着杨信之和粉堆在裴家庄上暂居死等。他也问裴律师：“这张庄头什么来历？脾气、架子这么大，像杀王救驾擒过反叛似的？”

裴律师苦笑了下，回答：“这人就是个本地乡贤，听说早年点过府兵打过仗，没得什么实惠，如今也就在兵府领个闲职，并无正经功名。他天生就是这耿直脾气，倒是一把种庄稼的好手。十四郎要责我放纵下人颠倒纲纪，律师不敢谏过，但是，唉，这事也是事出有因……”

渭北白渠之旁的膏腴水浇田地，密布皇室权贵庄园。武德年间裴寂风光正盛时，也在此受赐了大片产业。贞观初年，裴家败落，仓皇出京流放，势力消散又急需现钱，这些庄园在很短时间被新贵们压价侵夺，最后只剩下张庄头领管的几个庄园还在裴家名下。

裴家声势煊赫时，老少主人谁都没听说过这张庄头的名字，他不显山不露水，也没受过什么特殊恩遇。到了裴家“落难”，这老汉眼看着别的庄子一个个改契换主，却是不平起来，说“不仗义、鼓破众人捶”，掣着顶回去多家想趁火打劫的，也算给

裴家留下了一处京城郊外的容身之居。

也正因如此，裴家兄妹此来咸阳庄园暂居，对这老庄头敬重有加，不以主仆良贱之别以待。张庄头要硬顶着不给李元轨找人，他们也没啥好办法能加以强迫——这老汉在当地人望很高，乡县官府都给面子的。

李元轨想想，自己也不愿把事闹大，而且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找妹子，无奈何按下脾气，等在裴家庄里听张庄头回复罢了。

汤釜里飘出淡淡的苦涩气味，裴律师的“茶汤”熬好了。他熟练地倾入一只青瓷水壶中，又向案上的两只青瓷盏各倒入大半盏褐汤，笑着殷勤相劝“大王尝一尝”。

我又没得病，干吗要喝汤药啊……李元轨心里哀叹着，不好过于拂逆主人美意，只得端起一个瓷盏举到唇边，感觉很烫，先吹几口气凉一凉，小心地抿了一点点。

果然，又苦又浊难以下咽。李元轨立刻摇着头放下瓷盏，表示完成任务了。

裴律师只是笑，自己有滋有味地喝着苦茶，陪李元轨随便聊些闲淡话。他生在河东，长于京师，本也喝不惯茗茶。前些年随父被贬到静州时，千头万绪各种繁难堆积心头，每日都觉疲惫不堪。他妻子在当地官宦人家走动时，先学会了饮茶煎茶，回家依样奉夫，裴律师便也渐渐能领会这树叶子汤的提神妙处，喝上瘾来，一日不可无此君。

“尊夫人真是贤惠，”李元轨夸赞一句，又问，“夫人没同来为我六嫂送嫁？”

室女出阁，本家主妇也该出面主事的。裴律师顿了下，平静回禀：“先父见弃，送枢守孝哀苦劳顿。其时拙荆产育未久，体虚气弱，受风着寒，也一病不起，随先父泉下侍奉去了。”

李元轨自悔莽撞，垂头喃喃地向这丧妻鳏夫说了几句慰问话。裴律师微笑摇头示意无碍，转头去看窗外初春水边风景。

当年裴家建这阁子，选址很精心，人坐楼上，能很清楚地看到庄园外官道上的行人往来。此时是春耕农忙时节，牵牛的、挑粪的、拉犁送种的农人成行成队谈笑而过，再往南是一片杨柳树林，树梢上如同笼罩着淡绿青烟，树林外就是银白发亮的渭河水面，盛夏清风徐来，想必十分凉爽惬意。

裴律师凝望着窗外，眼角略有湿润，神色仍然平静悠闲。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经历过了隋末大乱、起兵建唐、家族煊赫一时又迅速败落，已有股淡泊宁静、宠辱不惊的隐逸气。

出身显宦，又不乏办事才干，却无法对抗朝局变幻，随波逐流落到如今这般境地……等我到了他这年岁，李元轨想，我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嘴里有点苦涩，他不知不觉伸手端起了面前的茶盏，又抿下一口汤。这回好像没有刚才那么难喝了，皱着眉咽落肚，平复下心情，口腔中隐约有点回味。

案上还摆着几碟盐梅柿饼类果子，他拈了枚送入口，酸甜生津，与苦茶的回味混杂在一起，倒是让人七窍舒畅。裴律师察言观色，笑道：“这茗茶除能提神醒脑之外，也最能消食障、化积郁。律师身在蛮荒时，每每疲累消沉痛不欲生，又不能舍家父和众亲而去时，全靠这茶汤支撑。十四郎多喝几回，就能领会了。”

裴寂开唐后位极人臣、奢侈崇贵，他的大部分子女也是出生在武德年间，跟李元轨差不多大，年纪较长能办事的儿子只有裴律师一个。裴寂不便出面的场合，几乎全由他的嫡子律师操持……李元轨突然想起一件事，把身子坐正了些：“裴郡公，有件事要相询。此事于我十分紧要，望公以实情相告。”

“那是自然。”裴律师有些诧异，“我兄妹身家前程，全仗十四郎相助。十四郎若有所命，自当效死。”

“我受主上手敕，暗查一件命案，涉及十年前的东宫毒酒案。那案子九年前重审，听说是由令尊先郡公主持，其中详情，二郎可知悉？”李元轨盯着裴律师的双眼问。

“东宫毒酒……难不成是主上……”

“对，就是那次，主上平生经遇奇险，差点不测。”李元轨点头确认，看着裴律师的脸色也迅速严肃起来，放下茶盏拂衣坐正。

武德八年秦王世民在东宫夜宴后，呕血昏迷，大理寺与宗正寺东宫内坊局等会同查案，草草以“秦王引犯胃气”结论。秦王府一系人马大都很不服气，朝野舆论也多同情秦王、谴责太子建成残害手足。一年后宫门喋血形势翻转，秦王世民被立为皇太

子没多久，即下令重查此案，据平阳公主驸马柴绍的回忆，当时是命裴寂负责的。

作为前朝天子的第一宠臣，裴寂正是战战兢兢自身难保的时候，自然下了死力，把这案子翻出来定为“东宫投毒害弟”，只是由谁主使、谁下手，始终结论含糊，最后受处罚最重的是东宫典膳监任璨。

“不满十四郎，当时情势微妙，家父出门办事，处处不便。查那案子，倒是裴某代父跑腿较多，细节详情，确实还记得不少。只是……事隔这么多年，十四郎为何忽然要问这个？”裴律师询问。

李元轨答以“奉敕密查，原因不便告知”，裴律师沉吟片刻，点头开讲。

裴寂九年前领了查案敕命后，径直让儿子入住东宫侍卫房，带手下家人逐一盘问宫内诸侍臣、奴婢，自然没一人承认与投毒案有关，甚至连检举揭发他人的都没有。裴律师也找了当时席上的几位亲王、驸马，询问他们的眼见实情。宫变之后人人自危，所有人都不敢隐瞒，均有问必答，只是也没提供多少有用信息。

这其中，几人都说到最先提议让大郡主出来敬酒的是齐王元吉，随后也是李元吉出殿更衣时踢翻了一架灯树，使得倒酒处光线幽暗不明。裴家父子自然也觉得这两点甚是可疑，于是又盘问原齐王府的相关诸人。可惜秦、齐两府结怨极深，六月初四那天，齐王府内杀戮惨烈，李元吉身边的近密侍人十不存一，侥幸活下来且还在朝廷控制中的几个，也都说对毒酒案一无所知。

查案至此遇上死结，一连多日毫无进展，裴寂也极为焦躁，甚至动了“抓个侍人屈打成招”的念头。就在这时，东宫膳厨房内发现了特异事物。

“什么特异事物？”李元轨忙问。

“一具食盒。”裴律师回答，“给东宫幽禁人等送饭用的粗木食盒，记得是分了三层。表面看没什么异状，盒底却被人用炭笔歪歪扭扭写上了几个字。”

“写的什么字？”这么重要的字，想必他现在还记得清楚。

“八个字：‘东宫下毒，投壶井中。’字迹拙劣不成体统，像是奴婢所书，语意也颇为含糊。火工奴婢发现有字，报给我们派去的监厨，监厨又报上来给我看。我就

寻思这‘投壶井中’是什么意思……”

“是指当年给秦王倒毒酒用的壶？”李元轨猜度着问，“当年事发以后，大理寺不是已经查过一次？他们难道没细查给秦王倒酒用的杯壶？”

“当年秦王在席上觉得腹中不适，立刻出殿，由淮安王扶持回府，那时已是深夜，各处门禁森严。东宫说他们是第二日中午才得知秦王有中毒嫌疑，那时厨工按平日规矩，已将前夜宴会所用杯碗盘碟洗刷干净，哪里还查得出什么来。”裴律师摇摇头。

李元轨轻哼：“那帮贱奴，什么时候干活这么勤快过？既然说刷干净了，那‘投壶井中’又是什么？”

“那场宴会是在显德殿开办的，显德殿院内西南角，就有一口好井，平素东宫内厨也经常去那里汲水用。”裴律师答，“那也是离显德殿最近的水井，我命人找了两个水性极佳的昆仑奴，用绳子绑着吊下去查看，果然在井底摸到了异物，捞上来一看……”

“正是一把酒壶？”李元轨问。

裴律师点头：“不但是把酒壶，而且是一把鎏金龙马纹的……双心壶。”

一把鎏金龙马纹的双心壶。

李元轨皱起眉，隐约觉得自己以前听过“双心壶”这玩意，而且不是什么好物。

裴律师耐心地解释：“那是近世以来常用来下毒的玩意。酒壶中间有两个内胆，一胆盛好酒，一胆盛毒酒，通过壶柄上的两个气孔控制，人们明明眼见是同一壶倒出的酒水，实则两杯完全相异。这种壶做工异常精细，比‘转心壶’更加隐蔽且难以觉察。”

“怎么说？”李元轨一边问，一边想象两种双层壶的内部构架。裴律师解释：“‘转心壶’也同样有两个内胆，但是需要斟酒人转动壶身，将盛有欲倒酒水的内胆出口拨到壶嘴一边，才能转换倾出物，动作较明显。当年秦王带入宴厅的侍从，都全神警惕预防府主中毒，如果东宫的人用‘转心壶’，未必能瞒得过他们监视……”

“是了！”李元轨一拍大腿，“那晚东宫大郡主先给柴駉马等人敬酒，柴駉马等

喝下都没有异状。改敬秦王以后，明明是同一壶倒出的酒，秦王喝了却差点没命，原来奥秘就在这‘双心壶’里！”

裴律师点头认同：“正是如此。所以此壶出井后，东宫给秦王下毒酒的事实，便昭明无误。哪怕寻不出主使人和经手人，这案子也算真相大白、可入史籍了。”

“可入史籍”这话说得有点嘲讽和诛心，但也不算为过。只怕二哥他们急着翻案重查，唯一目的就是这个人……李元轨心内默默讽刺了下当今天子，又想了一想：“从案发到裴二郎你遣人从井中捞出‘双心壶’，已过了一年多，怎么能判断那‘双心壶’就是东宫订婚宴上所用的？也可能是一年后，宫变以后，东宫内有人见复查此案，为免株连滥刑，现找了个合用的壶丢进井里，又向你们通风报信？”

“先父与某当时也想到了此点。”裴律师点头捋须，“但那金壶从井底捞起时，壶身已积了一层薄淤泥，泥上还长出了苔藻。那就不可能是几日前刚刚投进井里，它在水底确实已躺了许久。后来先父特意保存壶身上的些许泥藻没有洗净，回奏案情时当众出示，又请在场的与宴宾客辨认，殿上王公重臣——还包括前东宫属臣魏徵、王珪等——都未提出异议。”

李元轨心里还是有点嘀咕，又问：“这金壶物证，如今还能看见吗？这么重要的案子，卷宗保留期是不是长些？”

裴律师思索着回答：“此案至今仍有疑点，又案发东宫、危及圣躬，卷宗和金壶、食盒等重要物证，裴某以为，不会轻易销毁，只怕仍封存在大理寺库内。吴王要复查，可去大理寺找找试试。”

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也是个与魏徵齐名的硬骨头，经常为执法断案把皇帝李世民顶撞得下不来台。一想到要去找他要证物，李元轨顿时头疼，换个方向问：“那酒壶虽打造得精巧，毕竟还得有人来使用，才能成功毒倒秦王。裴公找到了下毒用壶，执壶倒酒之人，后来找到没有？”

“没有。”裴律师摇头叹气，“正因为查不出来，某才说此案至今未真正告破。”

“当年执杯敬酒给秦王的，是东宫大郡主，”李元轨思考，“她只有六七岁大，

自然不可能主导这等周密阴毒之事。下毒者，当是在她身后端盘倒酒的侍奉人……”

“不错。武德八年，大理寺卿崔善为带人亲至东宫典膳局，坐地问案，要查是谁那晚为大郡主斟酒。当时大郡主身后站了两个奴婢，端杯的是她的自幼保姆贺拔氏，这人好找，那个斟酒内侍却离奇消失……”

“东宫内侍怎么会离奇消失？”李元轨皱眉，“就算消失了，也应该有人记得他的姓名、形貌、出身啊！”

“奇就奇在这里。”裴律师回答，“后来我找了崔善为等人，当面询问，他们说东宫典膳局厨工、内坊局给使当中都无人知道也无人听说谁被分派去为大郡主斟酒托杯。问贺拔氏保姆，保姆说她陪着郡主从后殿命妇宴会上出来，走到前殿，殿门口就站着一位笼冠大袖垂髭须的内侍¹，手端托盘，盘上放着酒壶金杯，正等着随她们进殿。保姆以为是典膳安排好的，虽觉得那人有些面生，但东宫大宴，侍奉人手不足，从别处临时调来使人也属寻常，再加上她一心都在郡主身上，也就没起疑，带了大郡主进殿。那内侍将杯盘交给她，自己执壶斟酒，贺拔氏保姆示意郡主拿杯向哪位长辈敬酒、如何称呼、如何说辞……”

“她一直未发觉那内侍斟酒有何异常？”李元轨问。

“自然没有，她一口咬定整晚只注意郡主，连那内侍的面貌都没看清楚——记得她们所站立处灯火昏暗吗？后来大郡主敬完酒，保姆将托盘交回给内侍，带了郡主回后殿，自此也没再见过那内侍。”

李元轨皱眉道：“这么看来，下毒之人显然就是这个内侍。东宫坚称查无此人，说他是从外面混入的？”

“不错。东宫方面从头至尾，始终坚持这一说辞。那一晚东宫内外殿同开宴席，贵人命妇宾客众多，随员也多，确有此可能。大理寺起初查案时，还针对此人下了些探查工夫，但没几天就受敕命，以秦王犯病结案，于是这内侍的真实身份也就草草揭过、

¹ 关于笼冠大袖的内侍，详见附注（1）。

不了了之了。武德九年我父子查明内情后，大理寺诸官员由此以渎职受责。”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大理寺是专职勘查案件的衙司，事发后受皇室压力仓促结案，被翻案后，当时的主办人肯定要吃挂落。但李元轨想到不久之前，长孙皇后也对他当面下令以“自杀”来了结临汾县主命案……这种事嘛，谁也别谁说。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又饮下一盏茶汤。李元轨再次掉转思路，集中心力去想武德九年下半年，裴家父子查案时的疑点奇事：“九年六月以后，裴公重查此案，获得了那个写有提示语的食具，此是破案关键。那食盒底部的字迹，后来查出是谁写的没？”

“也没有，”裴律师苦笑，“某当时也曾反复追查那写字之人。那具食盒混在大量用完待洗刷的餐具当中，是当天用完午饭后，从各殿各院收回来的，很难判定究竟来自哪个宫院。”

“当时住在东宫、由厨房统一送饭食的人很多？”李元轨问。

“很多。除了前太子的妻女奴婢集中在宣秋殿，不准随便出院走动外，齐王的妻女、两宫近臣属官有罪被诛杀之人的家眷等，都暂时被关押在东宫内，分院居住不得乱走。这些人都是由膳厨每日送食，食具的模样也都差不多，一日三餐送到后主人先吃，吃剩的分给奴婢，过一个时辰户奴再去取空食具……除了这些罪人家眷，东宫原有奴婢也有不少机会能接触这些食具，追查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齐王的妻女也关在东宫？”李元轨喃喃自语，眼前不觉闪过一张光艳照人的玉颜，“齐王妃杨氏¹也包括在内吗？”

“是。杨氏分娩未久，外男不便入室，我等几次问话，都是与她隔帘隔屏风问答，倒也没有其他异状——十四郎疑心杨氏妃？”

李元轨沉吟不答。投毒的事，齐王李元吉既然嫌疑很大，他夫妻俩向来和睦亲密，杨妃很可能知道夫郎的所作所为，也由此知道那毒酒壶的下落。此案重查，她不知出

¹ 关于齐王妃杨氏，详见附注（2）。

于什么考虑，主动给查案人通风报信提供线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裴公就没怀疑过杨氏？”他问裴律师，“一开始也说了，下毒当时齐王举动有异啊。”

“怀疑……是怀疑过，却没深思。”裴律师叹口气，“十四郎没亲见那具食盒，盒底‘东宫下毒 投壶井中’八个字笔体拙劣，我等都以为是粗识文字的奴婢下人所写。杨氏出身弘农高门，又由才子叔父五驸马抚养，贵为王妃，书法当高明得多。”

“此说有理，不过要造作笔迹，也不是没办法……”李元轨深思，“看来还是得抽空去大理寺调旧档，看看证物才好。”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他都在和裴律师谈论思考东宫毒酒案。后来又把杨信之叫上楼来，三人反复商讨折辩，也没能再有什么新想法。

李元轨本该带上天子赐他的委任查案手敕去大理寺征调旧档，但他眼下根本不敢离开裴家庄园——一旦那张庄头打探到了他十七妹的下落来报，他不愿耽误一丝一毫时间去救人。同样，派杨信之回长安城内去调档也不行，谁知道劫持着十七妹的胡人身边有多少帮手，他这边战力本就不多，杨肉塔算绝对主力。

何况长安城内情势不明，他日前从大安宫跑出来时，禁苑里正闹嚷嚷地查着“行刺太上皇”的谋逆大案。主导人是太子李承乾，他正愁没处推卸责任，李元轨这一落跑，他不顺水推舟把十四小叔打成里通外敌的叛徒才怪。如果天子听信了一面之词，将拿捕吴王的诏令下达诸城门，那李元轨以及他的随身伴当杨信之一现身，估计直接就被卫士绑送大内了，还查什么旧档、调什么证物？

所以李元轨只能在渭北裴家庄上耐心等着。他已将阿沉两个小奴派回大安宫去打探消息，叮嘱他们见机行事。但从咸阳到禁苑的路途也不短，过了一天一夜，阿沉才只身跑来回报。倒是带了一大堆消息，杂七杂八纠缠不清。李元轨和杨信之在堂上问了他半日，总算将诸事理出一个头绪来。

“大安宫太上皇圣体如何？”

阿沉回禀：“七十老翁受了一番折腾，身体更加虚弱，众人一度都担心太上皇挺

不过去。但大唐开国之君自有天佑，经宇文昭仪等太妃日夜照料，御医们说太上皇脉象已稳定下来，至少没比事变前更糟。只是大安殿侍人透露，老人家偶尔清醒，睁眼就唤‘阿尹’，见不到他心爱的尹德妃就流泪叹气，长此下去，怕是不妙……”

“刺客夜袭的案子查得怎么样？有没有抓到刺客活口？目前认定谁是主使人？”

“已排查出十几具黑衣刺客的尸体，大多在大安殿内和望楼内外，没听说有活口——尸体都是精壮的蕃胡男子，没听说有十几岁少年——尹德妃姐弟的尸体也都找到了，目前暂定为他们勾结外敌谋逆。尹拓身上、房中都搜出受贿财物，在京的尹氏家人也被抓了起来。不过听说大内和东宫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天子对太子和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各发了一顿脾气。有传说张士贵守宫不力，可能要被贬出京流军去赎罪，天子要另调得力的将军来接替他主管禁军。”

“至于东宫那边，太子应该是说了些十四郎的什么话，如今十七王院吴王府内外都有禁卫看守，还逼着府中下人去十四郎常到的地方找人。主事人虽然没直说‘吴王谋逆有罪’之类，只说要找十四郎去问话，但语气神态都不恭敬，搞得陈长史等人心情紧张。阿沉是趁夜翻墙偷偷溜进府里，找人打听来这些，还差点被大安殿的人发现……”

“上真师和……”

“……暂居紫虚观的那位魏徵魏相之女，她们怎么样了？”杨信之笑着替府主把这句话问完，换来李元轨一记怒目。

“事变第二天上午，就在十四郎出城后，上真师和魏娘子到过吴王府——还做主收留了逃过来的刘家阿姆——此后就消失了。查案人在紫虚观和柴驹马府、魏相府都没找到那两个女子，听说也在加紧搜索寻人。”

“消失了？”李元轨惊问。是像他一样，主动躲开了官家的搜寻，还是……被什么人强掳走了？毕竟是两个年轻美女，突然消失一般都不是好事。

“十四郎宽心，”杨信之出言安慰他，“魏娘子可能稚嫩些，上真师却向来精明能干。她二人在一起，应该不会出事。”